

Jian Jia

蒹葭

夏日，  
山水间（二首）

□方华

## 山中

嘶哑的蝉喊斜了日头  
喊荫了整片山林  
一只鸟的羽翼拖拽山风  
成一匹薄绸滑向深涧  
乱石如禅  
盘坐静听一缕细泉铮铮  
一尾银鱼慵懒地  
拨开了空茫的莲意

落叶和虫鸣  
一路掩饰暑热的履痕  
绝壁上那片燃烧的云  
泄了夏天的行踪  
一泓蓄积不住的激情跌宕起伏后  
复归 宁静  
被山野洗涤的躁动日子  
蜿蜒地秀出  
淡泊的心情

## 凭水

绳缆轻系节气中那棵夏的老柳  
蚱蜢小舟搁浅在芦苇丛中  
不远航 不搏击风浪  
只听心中的那支桨橹  
欸乃吟唱

可以就着日头  
点燃青烟袅袅的时光  
或者 借一缕穿越薄暮的清风  
浅酌一杯月光

风动苇响 芦花飞舞  
轻飘的凉意摇荡舟头  
一片火烧云遮掩了佳人窈窕的身姿  
河洲之上谁把诗经吟唱

青青的钓竿伸向夏天的深处  
一只蜻蜓停息金色的梦想  
兔水的鸟与一朵白云牵手  
把如水的日子来来回回游荡

生活的大湖本没有太多的深意  
它更多的时候只把自己秀成风光  
就像某个凭水的夏天  
小憩着一些低微的性灵

## 伏天晒事

□马亚伟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伏天，母亲就会把家里的被褥、衣服、家具之类的搬到院子里晒。那种场景很像过年的时候扫房子，好像是对家底的大清点，大张旗鼓，兴师动众，颇具仪式感。

我当时并不理解伏天晒这些东西的目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梅雨季，家里的东西不是特别容易受潮。我对伏天晒东西这件事有种奇怪的理解，觉得伏天最热，太阳一定是最有力度的，而此时搬出这些东西，是“展览”给太阳、给天与地看的，意思是，瞧瞧，我家的家当还不少呢！

母亲把棉衣、棉被统统晒在晾衣绳上，花花绿绿晒了满院子。阳光暴烈，衣服、被子等在阳光底下接受着一年的神圣洗礼，准备季节转换时为人们服务。时光匆促，寒暑变迁有时候仿佛就是一个转身的距离，所以任何事都要提早安排。这次的盛大晒事，把箱底都翻了个底朝天。母亲有时候会有惊喜的发现：“咦，箱底怎么还有一件小毛衣？我得把它拆了给老三织毛裤穿！”我发现晾衣绳上我的棉袄领口都脏了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这棉袄旧了，我不想穿了。”母亲说：“嗯，现在要把棉袄里的棉花晒蓬松了。过阵我就把这棉袄拆了洗洗，做新的，再续点新棉花，到时候就是新棉袄了。”这一天，母亲的脾气总是特别好，或许是清点和安排以后季节的事宜让她心生某种憧憬。

暴晒一天，衣物被阳光晒出了香气。母亲招呼我把东西收拾得妥妥当当，然后整整齐齐放到柜子里。此时已是

夕阳西下，母亲眯着眼看看天边的夕阳，满意地笑笑。这一天盛大的仪式，终于圆满完成。

我上了初中，才知道家里的书也是要在伏天晒的。当时我的书已经攒了不少，有课本，还有我收集的课外书。偶然一次，我发现书在箱子里都发霉了，书页湿湿地粘在一起，我心疼坏了。三叔告诉我，每年都要趁着伏天，把书拿出来晒。三叔考上了大学，很有学问，一直是我的偶像。我学着母亲晒衣物的方法，开始在院子里晒书。书不多，但我晒书时感觉颇为神圣，好像自己成了真正的读书人。三叔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个人在伏天袒胸露腹晒在太阳底下，意思是要晒晒肚子里的书，这个故事叫“袒腹晒书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人东晋名士郝隆。

民谣说：“六月六，晒伏时。”盛夏晒伏，古已有之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说：“六月六晒奎驾，民间亦有晒其衣物，老儒破书，贫女敝缁，反覆勤日光。”晒晒日光，一切都会有阳光的色彩和味道，会把霉味和晦气晒跑，再贫苦的生活也就不那么昏暗了。

如今，我住的是楼房，橱柜里都放干燥剂，里面的衣物和书籍很少受潮，但我依旧习惯每年伏天的时候，把这些东西翻出来晒一晒。有些东西，尘封了许久，已经快要被我遗忘了，经过被翻动，很可能重新走进我的生活，焕发生机。在我看来，伏天的晒事，晒的是故事，晒的是情怀。



【夏夜】

## 又是一年“六月六”

□李志杰

在我们这一方，“六月六”这一天的中午要裹饺子，吃了饺子不会疰夏，也有“裹饺子是裹灾”“吃饺子不会生灾”之说。

疰夏又名夏季热、注夏，指因暑湿之气外侵，困阻脾胃，或暑热耗伤正气，脾失健运所致，是以夏季倦怠嗜卧、低热、纳差为主要表现的时行热性病。在贫穷落后的年代，“六月六”裹饺子的风俗，也是人们寄予消病防灾的一种美好愿望罢了。

我们这一方的水饺和北方的不同。北方人将极小的面团，用极小的擀面杖迅速地擀出圆皮，两只手配合协调，擀好一张飞也似的扔到一旁。我们这方人将一大块面团，不紧不慢地擀制成极薄的一张圆皮，再层层折叠，切成梯形的面皮。北方多为白菜肉饺，我们多为青菜肉饺，也有青菜蛋皮饺、芹菜肉饺、韭菜肉饺等。儿时还吃过河蚌水饺，别有滋味。在儿时，一年也吃不到几次水饺，谁不盼望“六月六”呢？

六月六的早上，天未亮，水面加工店就开门了，人们图省事，多半还是到店里加工面皮。菜场上也是人声喧哗，除了购买青菜、韭菜、芹菜等蔬菜，家家户户都要割点肉，再绞成肉糜。大人小孩各有分工，择菜的择菜，剁馅的剁馅，还要将家里所有的竹筛拿出来洗洗晒晒。这些竹筛，

有粗眼和细眼，农时可筛粮，闲时就静静地挂在墙上，裹饺子这天，又欢快地登场。馅儿拌好，早早地裹饺子，孩子们不住地到锅灶边巴望着。包好的饺子密密地排在竹筛里，这些小可爱们，安安静静地挤在一起。

柴火噼啪啪地响，开水咕咕地冒泡，老锅灶上方热气腾腾，饺子哗啦啦地下锅。翻滚，上浮，香味悠悠荡荡。另一口大铁锅上放着空竹筛，煮熟的水饺先捞起来晾一晾，再用筷子挨个翻个身，以防粘连。做汤的，碗里倒点酱油、香油，撒些葱花，直接连汤舀着水饺喜滋滋地端走。不做汤的，蘸着作料吃。

到了“六月六”，一般就进入伏天，人们开始进行“晒伏”。所有的匾子都派上用场，院子里的空处也绑上绳子，将大大小小橱柜里的衣物鞋帽被褥都搬出来暴晒。扬州人称之为“六月六，家家晒红绿”。

“六月六”这天，我们这里的小孩子们还要下河洗澡，所谓“六月六，洗澡白”。下河一般在午后，穿个裤头，赤脚爬天地就出门了。儿时的环境没有污染，河水清凌凌，随便哪条河都可以洗澡。肌肤与河水和大自然相亲，洗去污秽，平安吉祥。

真的怀念儿时的“六月六”，怀念儿时夏日的快乐时光。